

道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標名
輩氣尚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
殆病諸

列傳第六十四

魏書七十六

卷第六十五

魏書七十七

宋翻

辛雄

羊深

楊機

高崇

宋翻字飛鳥廣平列人也吏部尚書并族弟
少有操尚世人以剛斷許之世宗初起家奉朝
請本州治中廣平王邕中令尋拜河陰令翻
道璵先為冀州京兆三榆法曹且行參軍愉反焉
道璵為官翻與弟世景俱囚廷尉道璵後棄愉

歸罪京師猶坐身死翻世景除名久之拜魏治
書侍御史洛陽令中散大夫相州大中正猶領
治書又遷左將軍南兗州刺史時書勸行遣將先
據荆山規將寇竊屬書書者論陷賊遂乘勢徑趨
項城魏遣將成僧達潛軍討龔頻戰破之自是
州境恬然孝莊時除司徒左長史撫軍將軍尚
南尹初翻為河陰令順陽公主家奴為劫擄而
不送翻將兵圍主宅執主婿馮穆步驅向縣時
正炎暑立之日中流汗露地縣舊有夫加時人

號曰彌尾書及翻為縣主吏請焚之翻曰且置
南牆下以待豪家未幾有內監楊小駒詣縣請
事辭色不遜命取尾書以鎮之既免之請於世
宗世宗大怒勅河南尹推治其罪翻具自陳狀
詔曰卿故違朝法豈不欲作威以買名名翻對造
者非臣買名者亦宜非臣所以留者非敢施於
百姓欲待兇暴之徒如小駒者耳於是威振京
師及為洛陽近於為王畏憚權勢更相承接故
皆世之名大致賊損永安三年卒於位贈侍中

衛將軍相州刺史出帝初重贈驍騎大將軍儀
同三司尚書左僕射雍州刺史諡曰貞烈

子思遠卒於司空從事中郎

夫
翻弟毓字道和敦篤有志行平西將軍太中六

子世軌齊文襄王太將軍府祭酒

毓弟世景在良吏傳

世景弟叔集亦有學行征東裴衍之討葛榮也
表為員外散騎侍郎引同戎役及衍敗同時遇

吾

叔集弟道璵少而敏雋世宗初以才學被召與
祕書丞孫惠蔚典校羣書考正同異自太學博
士轉京兆王愉法曹行參軍臨死作詩及挽歌
詞寄之親朋以見怨痛道璵又曾贈著作佐郎
張始均詩其末章云子深懷璧憂余有當門病
道璵既不免難始均亦遇世禍時咸怪之無子
兄毓以第三子子叔繼

辛雄字世賓隴西狄道人父暢字幼達大將軍

魏書傳六十五 三
諮議參軍汝南鄉郡二郡太守太和中本郡中
正雄有孝性頗涉書史好刑名廉謹雅素不妄
交友喜怒不形於色釋褐奉朝請父於郡遇患
雄自免歸晨夜扶抱及父喪居憂殆不可識為
世所稱正始初除給事中十年不遷職乃以病
免清河王懌為司空辟戶曹參軍攝田曹事懌
遷司徒仍隨授戶曹參軍並當煩劇諍訟填委
雄用心平直加以開明政事經其斷割莫不悅
服懌重之每謂人曰必也無訟乎辛雄其有焉

由是名顯懌遷太尉又為記室參軍神龜中除
尚書駕部郎中轉三公郎其年沙汰郎官唯雄
與羊深等八人見留餘悉罷遣更授李琰等先
是御史中尉東平王元匡復欲與棺諫諍尚書
令任城王澄劾匡大不敬詔恕死為民雄奏理
匡曰竊惟白衣元匡歷奉三朝每蒙寵遇寒暑
之性簡自帝心鷹鷂之志形於在昔故高祖錫
之以匡名陛下任之以彈糾至若茹皓昇輦匡
斥軍下之言高舉當政匡陳擅權之表剛毅忠

歐羣臣莫及骨鯁之跡朝野共知當高舉之時
臣造棺致諫主聖臣直卒以無咎假欲重造先
帝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况其元列
由緒與罪按不同也脫終貶黜不在朝廷恐杜
忠臣之口塞諫者之心乖琴瑟之至和違監梅
之相濟祁奚云叔向之賢可及十世而臣不免
其身實可嗟惜未幾臣除龍驤將軍平州刺史
若僕射元欽謂左僕射蕭寶夤曰至如辛郎中
才用省中諸人莫出其右寶夤曰吾聞游僕射

云得如雄者四五人共治省事足矣今日之賞
何其晚哉初廷尉少卿袁翻以犯罪之人經恩
競訴枉直難明遂奏曾染風聞者不問曲直推
爲獄成悉不斷理詔令門下尚書廷尉議之雄
議曰春秋之義不幸而失寧僭不濫僭則失罪
人濫乃害善人令議者不忍罪姦吏使出入縱
情令君子小人薰蕕不別豈所謂賞善罰惡般
勤隱恤者也仰尋周公不減流言之愆俯惟釋
之不加驚馬之辟所以小大用情貴在得所失

之千里差在毫釐雄久執按牘數見疑訟職掌
三千願言者六一曰御史所糾有注其逃走者
及其出訴或爲公使本曹給過所有指如不推
檢文按灼然者雪之二曰御史赦前注獲見賊
不辨行賊主名檢無賂以置直之主宜應洗復
三曰經拷不引傍無三證比以獄按旣成因即
除削或有據令奏復者與奪不同未獲爲通例
又須定何如得爲證人若必須三人對見受財
然後成證則於理太寬若傳聞即爲證則於理

太急令請以行賂後三人俱見物及證狀顯著
準以爲驗四曰赦前斷事或引律乖錯使除復
失衷雖按成經赦宜追從律五曰經赦除名之
後或邀駕訴枉被旨重究或訴省稱寃爲奏更
檢事付有司未被研判遂遇恩宥如此之徒謂
不得異於常格依前按爲定若不合拷究已復
之流請不追奪六曰或受辭下檢反覆使鞫獄
證占分明理合清雪未及告按忽逢恩赦若從
證占而雪則違正格如除其名罪濫潔士以爲

罪須按成雪以占定若拷未畢格及要證一人
不集者不得爲占定古人雖患察獄之不精未
聞知寃而不理今之所陳實士師之深疑朝夕
之急務願垂察焉詔從雄議自後每有疑議雄
與公卿駁難事多見從於是公能之名甚盛又
爲祿養論稱仲尼陳五孝自天子至庶人無致
仕之文禮記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
解玄注云復除之然則止復庶民非公卿大夫
士之謂以爲宜聽祿養不約其年書奏

之以母憂去任卒哭右僕射元欽奏雄起復爲
郎俄兼司州別駕加前軍將軍孝昌元年徐州
刺史元法僧以城南叛蕭衍遣蕭綜來據彭城
時遣大都督安豐王延明督臨淮王彧討之磐
栢不進乃詔雄副太常少卿元晦爲使給齊庫
刀持節乘駟催軍有違即令斬決肅宗謂雄曰
誨朕家諸子標以親懿籌策機計仗卿取勝耳
至軍勒令並進徐州綜送降款冀州刺史侯剛
啓爲長史肅宗以雄長於世務惜不許之更除

司空長史於時諸公皆慕其名欲屈為佐莫能
得也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肅宗
欲親討以荊州為先詔雄為行臺左丞與前軍
臨淮王或東趣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鷓路衍稽
留未進或師已次汝濱北溝求救或以處分道
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眾已集蠻
左唐突撓亂近畿梁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
撲滅更為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
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

義而行不待命者也或恐後有得失之責要雄
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
無往不破遂符或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
散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陳而忘身觸白
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
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
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
罰不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
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

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師衆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悴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勲歷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

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尚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旣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會右丞闕肅宗詔僕射城陽王徽舉人徽遙舉雄仍除輔國將軍尚書右丞尋轉吏部郎中遷平東將軍光祿大夫郎中如故上疏曰帝王之道莫尚於安民安民之本莫加於禮律禮律旣設擇賢而行之天下雍熙無非任賢之功也故虞舜之

盛穆穆標美文王受命濟濟以康高祖孝文皇帝天縱大聖開復典謨選三代之異禮採二漢之典法端拱而四方安刑措而兆民治世宗重光繼軌每念聿修官人有道万里清謐陛下劬勞日昃躬親庶政求瘼恤民無時暫憩而黔首紛然兵車不息以臣愚見可得而言自神龜未來專以停年為選士無善惡歲久先叙職無劇易名到授官執按之吏以差次日月為功能銓衡之人以簡用老舊為平直且庸劣之人莫

不貪負鄙委斗筭以共治之重託碩鼠以百里之命皆貨賄是求肆心縱意禁制雖煩不勝其欲致令徭役不均發調違謬箕斂盈門囚執滿道二聖明詔寢而不遵畫畫之法懸而不用自此夷夏之民相將為亂豈有餘憾哉蓋由官授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當今天下黔黎久經寇賊父死兄亡子弟淪陷流離艱危十室而九白骨不收孤孀靡恤財殫力盡無以卒歲宜及此時早加慰撫蓋助陛下治天下者惟在守

令最須簡置以康國道但郡縣選舉由來共輕
貴遊雋才莫肯居此宜改其弊以定官方請
等郡縣為第一清中等為第二清下等為第三
清選補之法妙盡才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
得拘以停年竟無銓革三載黜陟有稱者補在
京名官如前代故事不歷郡縣不得為內職則
人思自勉上下同心枉屈可申彊暴自息刑政
日平民俗奉化矣復何憂於不治何恤於逆徒
竊見今之守令清慎奉治則政平訟理有非

其才則網維荒穢伏願陛下暫留天心校其利
害則臣言可驗不待終朝昔杜畿寬惠河東無
警蘇則分糧金城剋復略觀今古風俗遷訛罔
不任賢以相化革朝任夕治功可立待若遵常
習故不明選典欲以靜民便恐無日書奏會肅
宗山朋初蓄亂寶寅在雍州起逆城人侯眾德等討
逐之多蒙爵賞武泰中詔雄兼尚書為關西賞
勳大使未行之間會爾朱榮入洛及河陰之難
人情未安雄潛竄不出莊帝欲以雄為尚書門

下奏曰辛雄不出存亡未分莊帝曰寧寧失亡而
用之不可失存而不用也遂除度支尚書加安南
將軍元顥入洛也北中郎將楊侃從駕北出莊
帝以侃爲度支尚書及乘輿反洛復召雄上雄
面辭曰臣不能死事俛眉從賊乃是朝廷罪人
縱陛下不賜誅罰而北來尚書勳高義重臣宜
避賢路莊帝曰卿且還本司朕當別有處分遂
解侃尚書未幾詔雄以本官兼侍中關西慰勞
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一言逋懸租調宜悉不徵

二言簡罷非時徭役以紓民命三言課調之際
使豐儉有殊令州郡量檢不得均一四言兵起
歷年死亡者衆或父或子辛酸未歇見存者老
請假板職悅生者之意慰死者之魂五言喪亂
既久禮儀罕習如有閨門和穆孝悌卓然者宜
表其門閭仍啓曰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
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
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
罰則生之也薄賦斂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

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
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
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
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
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駟虛號王人往還有
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
聞乞垂覽見許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
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
軍三年遷鎮南將軍都官尚書行河南尹晉泰

時爲鎮軍將軍殿中尚書又加衛將軍右光祿
大夫秦州大中正太昌中又除殿中尚書兼中
部尚書尋除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仍尚書
永熙二年三月又兼吏部尚書於時近習專恣
請託不已雄懼其讒慝不能確然守正論者頗
譏之出帝南狩雄兼左僕射留守京師永熙末
兼侍中帝入關右齊獻武王至洛於永寧寺集
朝士貢讓雄及尚書崔孝芬劉欽楊機等曰爲
臣奉主扶危救亂若處不諫諍出不陪隨緩

則耽寵急便竄避臣節安在諸人默然不能對
雄對曰當王上信狎近臣雄等不與謀議及乘
輿西邁若即奔隨便恐跡同佞黨留待大王便
以不從蒙責雄等進退如此不能自委溝壑實
為慙負王復責白卿等備位納言當以身報國
不能盡忠依附諂佞不聞卿等諫諍言使國
家之事忽心至於此罪欲何歸也乃誅之時年五
十沒其家口二子士璨士貞逃入關中

雄從父兄纂字伯將學涉文史溫良雅正初為

兖州安東府士簿與祕書丞同郡李伯尚有舊
伯尚與咸陽王禧同逆逃竄投纂事覺坐免官
積十餘年除奉朝請稍轉太尉騎兵參軍每為
府主清河王懌所賞及欲定考懌曰辛騎兵有
學有才宜為上第轉越騎校尉尚書令李崇此
伐蠕蠕引為錄事參軍臨淮王彧北征以纂隨
崇有稱啓為長史及廣陽王淵北伐又引為長
史尋拜諫議大夫雅為彧所稱歎屢在朝廷薦
舉之蕭衍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持節義尚

書左丞南道行臺率眾赴接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內多虞京師更無繼援惟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場又詔為荊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纂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會肅宗崩諱至咸以對敵欲秘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尋為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即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

城因舉酒屬纂曰微幸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由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冒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東將軍中郎將賜絹五十匹金裝刀一口永安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介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為顥擒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於時朕亦北巡東軍不守豈卿之過還鎮虎牢俄轉中軍將軍榮陽太守民有姜洛生康乞得者舊是太守鄭仲明左右豪猾偷竊境

內為患篡伺捕擒獲梟於郡市百姓忻然加鎮
東將軍太昌中除左光祿大夫篡為寓洛陽乃
為河南邑中正永熙三年除使持節河內太守
齊獻武王赴洛兵集城下篡出城謁王曰篡受
詔於此太有禦防大王忠貞王室扶獎顛危篡
敢不匍匐王曰吾志去茲佞以康國道河內此
言深得王臣之節因命前侍中司馬子如曰吾
行途疲敝大宜代吾執河內手也便入洛九月行
西朔州事兼尚書南道行臺尋正刺史時蠻酋

樊五能破折陽郡應宇文黑獺篡議欲出軍討
之篡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折陽四面無民唯一
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羣蠻今若少遣軍則
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滅徹防衛根本虛弱脫不
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篡曰豈
得縱賊不討令其為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
須万全且慮在心腹倘暇疥癬間臺軍已破洪
威討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各修完壘壁
善撫百姓以待救其雖失折陽如棄雞肋篡曰

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為不爾遂遣其攻之不
剋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西賊黑獺
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
閣篡左右惟五六人短兵接戰為賊所擒遂害
之贈都督定殷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
左僕射司徒公定州刺史

子子炎武定中博陵太守
雄從祖曇護以謹厚見稱卒於并州州都
子熾武定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

雄族祖琛字僧貴父敬宗延興中代郡太守琛
少孤曾過友人見其父母兄弟悉無恙垂涕久
之釋褐奉朝請滎陽郡永太守元麗性頗使酒
琛每諫之麗後醉輒令閉閣曰勿使承入也高
祖南征麗從輿駕詔琛曰委卿郡事如太守也
景明中為伏波將軍濟州輔國府長史轉奉車
都尉出為揚州征南府長史刺史李崇多事產
業琛每諍折崇不從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後加
龍驤將軍帶南梁太守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

後必爲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對曰
若万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
也崇有慙色卒於官琛寬雅有度量涉獵經史
喜愠不形於色當官奉法在有所稱

長子悠字元壽早有志業爲侍御史監揚州軍
賊平錄勳書時崇猶爲刺史欲寄人名悠不許
崇曰我昔值其父今復逢其子早卒

悠弟俊字叔義有文才東益州征虜府外兵參
軍府主魏子建爲山南行臺以爲郎中有軍國
機斷還京於滎陽爲人劫害贈征虜將軍東
秦州刺史

俊弟術武定末散騎常侍

術弟休字季令

休弟脩字季緒俱有學尚亦早卒時人傷惜之
琛族子珍之少有氣力太尉鎧曹行參軍稍遷
中堅將軍司徒錄事參軍廣州大中正丁憂去
任尋起爲汝北太守永安中司空諮議參軍通
直常侍永熙中襄城太守天平初洛州以南人

情駭懼勅爲大使持節慰諭廣洛二州三年除
征東將軍行陽平郡事郡民路黑奴起逆攻郡
爲黑奴所執諸賊勸殺之黑奴曰成敗未可知
何爲先殺太守也乃將珍之自隨待遇以禮右
衛將軍郭瓊討平黑奴乃得免興和中爲衛將
軍司徒司馬武定三年除驃騎將軍北海太守
還爲儀同開府長史兼光祿少卿未幾詔珍之
持節爲廣洛北荆揚雍襄六州慰勞大使北荆
鎮城行廣州事招納有稱齊文襄王遣書慰勉
洛州刺史謚曰恭

賜以衣帛尋勅行平州卒於官贈驃騎大將軍
子懿武定末開府鎧曹參軍

羊深字文淵太山平陽人梁州刺史祉第二子
也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好文章兼長几按少與
隴西李神雋同志相友自司空府記室參軍轉
輕車將軍尚書騎兵郎尋轉駕部加右軍將軍
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
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

肅宗行釋奠之禮講孝經儕輩之中獨蒙引聽
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帥羌胡反
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豳夏諸州北海王顥為
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為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行
臺左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
左丞加平東將軍光祿大夫蓋寶貴反攻圍華
州王平薛鳳賢等聚眾作逆勅深兼給事黃門
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稚共會潼關規模進
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鑿公后曾幸邛山集

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座會事將終太后引見深
欣然勞問之深謝曰臣蒙國厚恩世荷榮遇寇
難未平是臣身受責而隆私忽被大馬知歸太后
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孝昌末
徐方多事以深為東道慰勞使即為二徐行臺
莊帝踐祚除安東將軍太府卿又為二徐行臺
深處分軍國損益隨機亦有時與言初尔朱榮殺
害朝士深第七弟儼為太山太守性處巖武遂率
鄉人外託肅衍深在彭城忽得儼書招深同逆

深既然流帝斬使今年書表聞莊帝乃一詔
曰羊侃作逆廢我我其擁集不逞扇擾疆場傾
宗之禍侃乃自始累世之德一朝毀汙羊深血
誠奉國秉操聞義聞命自効請罪此之丹
款實哉千懷且叔向復任春秋稱美深之慷慨
氣同古之忠烈遠載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
委勅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撫軍將軍金紫光
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郎顥平免官後
拜大鴻臚卿並自泰初遷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

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負
委積前廢帝勅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
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及下有沙汰尋兼侍中
廢帝甚親待之是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石
上疏曰臣聞崇禮建學列代之所修尊經重道
自王所不易是以均塾洞啓昭明之頌載揚膠
序大闢都穆之詠斯顯伏惟大魏乘乾統物欽
若奉時模唐軌虞率由共刑訓重以高祖繼聖垂
衣濡風載蔚得才之盛如彼新猶固以追隆周

而並驅駕炎漢而獨邁宣皇下武式遵舊章用
能揄揚盛烈聿修厥美自茲已降世極道消風
猷稍遠澆薄方競退讓寂寞馳競靡節進必吏
能外非學藝是使刀筆小用計日而期榮專經
大才甘心於陋巷然治之爲本所貴得賢苟值
其人豈拘常檢三代兩漢異世間出或釋褐中
林藝登卿尹或投竿釣渚徑外公相事炳丹青
義在往策彼哉邈乎不可勝紀竊以今之所用
弗修前矩至如當世通儒冠時盛德見徵不過

四門登庸不越九品以此取士求之濟治譬言猶
却行以及前之燕而向楚積習之不可者其所
由來漸矣昔魯興泮官頌聲爰發鄭廢學校國
風以譏將以納民軌物莫始於經禮詩書教日月才
義元於篇什自兵亂以來垂將十載士之自陳
俎豆斯闕四海荒涼民物凋弊名教頓虧風流
殆盡世之陵夷可爲歎息陛下中興纂曆理運
惟新方隅稍康實惟文德但禮賢崇讓之科必
其美矣還淳反樸之化起言斯繆夫先其耄老而

退大經史遷終其成蠹貴之虛而賤儒術應氏
所以充言臣雖不敏敢忘前載且魏武在戎尚
修學校宣尼確論造次必儒臣愚以爲宜重修
國學廣延胄子使函丈之教日聞釋奠之禮不
闕者詔天下郡國興立儒教考課之程咸依舊
典考經明行修宜擢以不次抑斗筭喋喋之才
進大雅汪汪之德博收鴻生以光顧問執紼維奇
異其精得矣使區寰之內競務仁義之風荒散
之餘漸知禮樂之用豈不美哉臣誠闇短敢慕

前訓用稽古義上塵聽覽伏願陛下垂就日之
監齊非煙之化儻以臣言可採乞特施行廢帝
善之出帝初拜中書令頃之轉車騎大將軍左
光祿大夫永熙三年六月以深兼御史中尉東
道軍司及出帝入關深與樊子鵠等同逆於宛
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於太山博縣商王村
結壘招引山齊之民天平二年正月大軍討破
之於陳斬深

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

楊機字顯略天水冀人祖伏恩郡功曹赫連屈
丐時將家奔洛陽因以家焉機少有志節為士
流所稱河南尹李平元暉並召署功曹暉尤委
以郡事或謂暉曰弗躬弗親庶人弗信何得委
事於機高卧而已暉曰吾聞君子勞於求士逸
於任賢故前代有坐嘯之人主諾之守吾既委
得其才何為不可由是聲名更著解褐奉朝請
於時皇子國官多非其人詔選清直之士機見
舉為京兆王愉國中尉愉甚敬憚之遷給事中

伏波將軍建尉評延昌中行河陰縣事機當官
正色不避權勢明達政事斷獄以情甚有聲譽
平東將軍荊州刺史楊大眼啓為其府長史熙
平中為涇州平西府長史尋授河陰令轉洛陽
今京輦伏其威風希有干犯凡訴訟者一經其
前後皆識其名姓并記事理世咸異之遷鎮軍
將軍司州治中轉別駕荊州蠻叛兼尚書左丞
南道行臺討之還除中散大夫復為別駕州牧
高陽王雍事多委機出除清河內史轉左將軍

河北太守並有能名建義初拜平南將軍光祿
大夫兼廷尉卿又除安南將軍司州別駕未幾
行河南尹轉廷尉卿徙衛尉卿出除安西將軍
華州刺史永熙中衛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除度
支尚書機方直之心久而彌厲奉公正己爲時
所稱家貧無馬多乘小犢車時論許其清白與
辛雄等並誅年五十九

子毗羅解褐開府參軍事卒於鎮遠將軍
機兄順字元信梁郡太守

順子僧靜武定中太中大夫

機兒子虬少有公幹類爲司州記室戶曹從事
早卒

高崇字積善勃海博人四世祖撫晉永嘉中與
兄顧避難奔於高麗父潛顯祖初歸國賜爵開
陽男居遼東詔以沮渠牧犍女賜潛爲妻封武
威公主拜駙馬都尉加冠軍將軍卒崇少聰敏
以端謹見稱徵爲中書舍人尚書三公郎家貧
富厚僮僕千餘而崇志尚儉素車馬與服奉事

而已自修潔與物無競初崇舅氏坐事委訟主
痛本生絕胤遂以崇繼牧後改姓沮渠其弟
中啓復本姓襲爵遷領軍長史伏波將軍洛陽
令爲政清斷吏民畏其威風每有發摘不避彊
禦縣內肅然朝廷方有選授會病卒年三十七
贈漁陽太守永安二年復贈征虜將軍滄州刺
史諡曰成初崇謂友人曰仲尼四科德行爲首
人能立身約己不忘典訓斯亦足矣故吾諸子

關

子謙之字道讓少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
過於己生人莫能辨其兄弟所出同異論者兩
重之及長屏絕人事專意經史天文算曆圖緯
之書多所該涉自誦數千言好文章留學見老易
龔襲爵釋褐奉朝請加宣威將軍轉奉直都尉廷
尉丞正光中尚書是承元字慰勞蠕蠕反被拘
留及蠕蠕大掠而還置李歸國事下廷尉卿及
監以下謂李無坐惟謙之以李辱命以流罪
尚書同卿執詔可謙之奏孝易初行河陰縣令

先是有人囊裹盛死礫指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
去詔令追捕必得以聞諫之乃偽劫一囚立於
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今欲刑之密遣懸
察市中私議者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復憂矣
執送按問具伏盜馬徒賞悉獲并出前後盜竊
之處資貨其甚及遠年失物之家各求得其本物
具以狀奏尋詔除留遠將軍正河陰令在縣二
年損益治體多為故事第道穆為御史在公亦
有能名世美其父子兄弟並著當官之稱舊制
二縣令得面陳得失時侯幸之輩惡其有所發
聞遂共奏罷諫之乃上疏曰臣以無庸庸謬宰神
邑實思奉法不撓稊是官方酬朝廷無貲之恩
盡人臣守器之節但耳家亦支屬戚里親媾縹緲
所及舉目多是昔有盜憎之色咸起怨上之心
縣令輕弱何能克濟先帝昔發明詔得使面陳
所懷臣亡父先臣崇之為汝陽令常得入奏是
非所以朝晝斂手無敢干政近日以來此制遂
寢致使神筆威輕下情不達今二聖遠邁堯舜

憲章高祖惠臣勳策其驚焉寒少立功名乞新舊
典更明往制庶幾家知禁願自屏心詔曰此啓
深會朕意付外量聞謙之又上疏曰臣聞夏德
中微少康成克復之主周道將廢宣王立中興
之功則知國無常安世無恒弊唯在明主所以
變之有方化之有道耳自正光已來邊城屢擾
命將出師相繼於路軍費戎資委輸不絕至如
己格賞募咸有出身槩刺斬首又蒙階級故四
方壯士願征者多各及爲己公私兩利若使軍

師必得其人賞勳不失其實則何哉不平何征
不捷也諸守帥或非其才多遣親者妄稱人募
別倩他人引弓格虛受征官身不赴陳惟遣奴
客充數而已對寇臨敵曾不彎弓則是王爵虛
加征夫多闕賊虜何可殄除忠貞何以勸誡也
且近習侍臣威震朝士請託官曹擅作威福如
有清貞奉法不爲回者咸共譖毀橫受罪罰在
朝顧望誰肯由國教上擁下虧風壞政使讓詭
其心忠諫貞義衰且頻年以來多有徵發民不

堪命動發流離苟保妻子競逃王役不復顧其
桑井愷此刑者正由深有不國之理歸無自安
之路若聽歸其本業徭役微輕則還意衆墜
田增闢數年之後大獲課民今不務以理還之
但欲嚴符切勒恐數年之後走者更多安業無
幾故有國有家者不患民不我歸唯患政之不
立不恃敵不我攻唯恃吾不可侮此乃千載共
道一自王一致且琴瑟不韻知音改弦更張駢駢
未調善御執轡成組謹去迷而知反得道不遠

此言雖小可以諭大陛下日方撥事難周覽
元凱結舌莫肯明言臣雖庸短世受榮祿竊慕
前賢匪躬之義不避斧鉞之誅以希三言之益
伏願少垂覽察略加推採使朝章重舉軍威更
振海內起惟新之歌天下見復禹之績則臣奏
之後笑入下泉靈太后得其疏以呈具左右近侍
諸寵要者固是疾之乃啟太后去謙之有學藝
宜在國學以訓胄子詔從之除國子博士謙之
與袁翻常景麗道元温子昇之徒咸申款舊好

於贍恤言諾無虧居冢僮隸對其見不撻其父母生三子便免其一世無髡黥奴婢常稱俱稟人體如何殘害以父舅氏沮渠蒙遜曾據涼土國書漏闕謙之乃修治書十卷行於世涼國盛事佛道爲論貶之因稱佛是九流之一家當世名士競以佛理來難謙之還以佛義對之竟不能屈以時所行歷及末盡善乃更改元修撰爲一家之法雖未行於世議者歎其多能於時朝議鑄錢以謙之爲鑄錢都將長史乃上表求鑄

三銖錢曰蓋錢貨之立本以通有無便交易故錢之輕重世代不同太公爲周置九府圜法至景王時更鑄大錢秦兼海內錢重半兩漢興以秦錢重改鑄榆莢錢至文帝五年復爲四銖孝武時悉復銷壞更鑄三銖至元狩中變爲五銖又造赤仄之錢以一當五王莽攝政錢有六等大錢重十二銖次九銖次七銖次五銖次三銖次一銖魏文帝罷五銖錢至明帝復立孫權江左鑄大錢一當五百權赤烏年復鑄大錢一當

千輕重大小莫不隨時而變竊以食貨之要八
政爲首聚財之貴詒訓典文是以昔之帝王乘
天地之饒御海內之富莫不腐紅粟於太倉藏
朽貫於泉府儲畜既盈民無困弊可以寧謐四
極如身使臂者矣昔漢之孝武地廣財豐外事
四戎遂虛國用於是草萊之臣出財助國興利
之計納說廟堂市列權酒之官邑有告緡之令
鹽鐵旣興錢幣屢改少府遂豐上林饒積外關
百蠻內不增賦者皆計利之由也今羣妖未息

四郊多壘徵稅旣煩千金日費資儲漸耗財用
將竭誠楊氏獻說之秋桑兒言利之日夫以西
京之盛錢猶屢改並行小大子母相權況今寇
難未除州郡淪敗民物凋零軍國用少別鑄小
錢可以富益何損於政何妨於人也且政興不
以錢大政衰不以錢小惟貴公私得所政化無
虧旣行之於古亦宜效之於今矣昔禹遭大水
以歷山之金鑄錢救民之困湯遭大旱以莊山
之金鑄錢贖民之賣子者今百姓窮悴甚於曩

日欽明之主豈得垂拱而觀之哉臣今此鑄以
濟交之五銖之錢任使並用行之無損國得其
益穆公之言於斯驗矣臣雖術愧計然識非心
筭暫充錢官頗覩其理苟有所益不得不言脫
以爲疑求下公卿博議如謂爲允即乞施行詔
將從之事未就會卒初譖之第道穆正光中爲
御史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天相挫辱其家恒
以爲憾至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深所寵任
直謙之及僮詐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

諱之於廷尉時將赦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
獄賜死時年四十二朝士莫不哀之所著文章
百餘篇別有集錄永安中贈征虜將軍營州刺
史諡曰康又除一子出身以明冤屈謙之妻
山張氏明識婦人也教勸諸子從師受業常誠
之曰自我爲沒家婦未見汝父一日不讀書汝
等宜各修勤勿替先業

謙之長子子儒字孝迪元顛入洛其叔道穆從
駕北巡子儒後踰阿至行宮在帝見之具訪洛

中事意子儒備陳元勳敗在且又帝謂道穆曰
卿初來日何故不與子儒俱行對曰臣家百口
在洛須其經營且欲其今日之來知京師後事
帝曰子儒非真合卿本懷亦大慰朕意仍授祕
書郎中轉通直郎後除安東將軍光祿大夫司
徒中兵參軍兼祭酒龍齋爵興和初除兼殿中侍
御史時四方多有流民子儒為梁州北豫西宛
三州檢戶使所獲甚多後以公事去官武定六
年卒時年四十一

子儒弟緒字叔宗明悟好學謙之常謂人曰興
吾門者當是此兒及長涉獵書傳好文詠司空
行參軍轉長流參軍除鎮遠將軍冀州儀同府
中兵參軍為府主封隆之所賞隆之行與州齊
州引自隨伯令摠攝數郡武定三年卒年三十
二

緒弟孝貞武定中司徒士曹參軍
孝貞弟孝幹司空東閣祭酒

謙之弟恭之字道穆行字於世學海經史非名

流僞士不與交結幼穉事兄如父母每謂人曰
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及脫羊裘朝佩
珠玉者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其志
御史中尉元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曰道
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碩之德
尚好章詠之彫揆之工雖欲廁影髦徒班名後
匡其可得哉然疑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
無藉朽株之次具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閭閻之謂
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

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隸繡衣名充直指
雖謝周生騎上之敬實有茅氏就鍤之心匡大
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為御史其所
糾摘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為匡所顧問道穆
曾進說於匡曰古人有言罰一人當取千萬人
懼豺狼當道不問狐狸明公荷國重寄宜使天
下知法匡深然之正光中出使相州刺史李世
哲即尚書令崇之子貴盛一時多有非法逼買
民宅廣興屋宇皆置鴟尾又於馬埒堠上為木

人執節道穆繩糾悉毀去之并發其贓貨具以表聞又命朱榮討蠕蠕道穆監其軍事榮甚憚之還除奉朝請俄除太尉鎧曹參軍蕭寶夤西征以道穆爲行臺郎中軍機之事多以委之大都督崔延伯敗後賊勢轉彊屢請益兵朝廷不許寶夤謂道穆曰非卿一行兵無益理遂令乘傳赴洛靈太后親問賊勢道穆具以狀對太后怒曰比來使人皆言賊弱卿何獨云其彊也道穆曰前使不實者當是北冀陛下恩顏望露爵賞

臣說忝使人不敢虛妄願令近臣親檢足知虛實事訖當反遇病不行後屬兄謙之被害情不自安遂託身於莊帝帝時爲侍中特相欽重引居第中深相保護俄而帝以兄事見出道穆懼禍乃攜家趣濟陰變易姓名往來於東平畢氏以避時難莊帝即位以爲尚書三公郎中加寧朔將軍置子兼中郎中與薛曇首書安晉陽授亦朱榮職賜爵龍城侯九月除太尉長安人領中書舍人遭母憂去職帝令中書舍人溫子昇

就宅弔慰詔備本任表辭不許三年加前軍將
軍及元顥逼虎牢城或勸帝赴關西者帝以關
道穆道穆對曰關中今日殘荒何由可往臣謂
元顥兵衆不多乘虛深入者由國家將帥征提
不得其人耳陛下若親率宿衛高莫重賞其城
一戰臣等竭其股肱之力破顥孤軍必不疑矣
如恐成敗難測非方乘所履便宜車駕北渡循
河東下徵大將軍天穆合於滎陽向虎牢別徵
朱王重令赴河內以掎角之旬月之間何往

不剋臣竊謂方全之計不過於此帝曰高舍人
語是其夜到河內郡北未有城守可依帝命道
穆秉燭作詔書數千紙布告遠近於是四方知
乘輿所在除中軍千將軍給事黃門侍郎安喜縣
開國公食邑千戶於時介朱榮欲回師待秋道
穆謂榮曰元顥以莩取爾輕兵奄據京洛使乘輿
飄露人神恨憤主憂臣辱良在於今大王擁百
萬之衆輔天子而令諸侯自可分兵河畔縛筏
造船處處遣渡徑擒羣賊復主宮闕此桓文之

舉也且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今若還師令顯重
完守具徵兵天下所謂養虺成蛇悔無及矣榮
深然之曰楊黃門侃已陳此計當更議決耳及
莊帝反政因宴次謂介朱榮曰前若不用高黃
門計則社稷不安可為朕勸其酒令醉榮對曰
臣本北征蠕蠕高黃門與臣作監軍臨事能決
實可任用除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兼御史
中尉尋即真仍兼黃門道穆外乘直繩內參機
密凡是益國利民之事必以奏聞諫諍極言無

所顧憚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繪陽
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四十
人於時用錢稍薄道穆表曰四民之業錢貨為
本救弊改鑄王政所先自頃以私鑄薄濫官司
糾繩挂網非在市銅價八十一文得銅一斤
私造薄錢斤餘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
重刑羅罪者雖多姦鑄者彌眾今錢徒有五銖
之文而無二銖之實薄甚榆莢上貫便破置之
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

之愆彼復何罪昔漢文帝以五分錢小改鑄四
銖至武帝復改三銖為半兩此皆以大易小以
重代輕也論今據古且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
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七十六文銅價至賤五
十有餘其中人功食料錫炭鉛沙縱復私營不
能自潤直置無利自應息心況復嚴刑廣設也
以臣測之必當錢貨永通公私獲允後遂用楊
倣計鑄永安五銖成僕射介朱世隆當朝權盛
因內見公冠失儀前穆便即彈糾帝姊壽陽公

至行犯清路執赤棒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捧
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公主曰
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私恨責
之也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姊行路相犯極
以為愧道穆免冠謝曰臣蒙陛下恩守陛下法
不敢獨於公主虧朝廷典章以此負陛下帝曰
朕以愧卿卿反謝朕尋勅監儀注又詔曰祕書
圖籍所在內典則書又加繕寫細素委積蓋有
年載出內繁蕪多致零落可令御史中尉兼給

事黃門侍郎道穆物惣集帳目并牒儒學之士編
比次第道穆又上疏曰臣聞舜命臯陶姦究是
託禹泣辜人堯心為念所以舉直措枉事切曩
賢明德慎罰議存先典高祖太初之置廷尉
司直論刑辟是非雖事非古始交濟時要所謂
禮樂互興不相以龍衣者矣臣以無庸忝當今任
所思報效未忘收輿但識謝知今業慙稽古未
能進一言以利國說一策以興邦索米長安豈
不知愧至於職司其憂猶望儻後竊見御史出

使悉受風聞雖時獲罪人亦不無枉濫何者得
堯之罰不能不怨守令為政容有愛憎姦猾之
徒恒思報惡夕夕有妄造無名共相誣謗御史一
經檢究取於不成杖木之下以虛為實無罪不
能自雪者豈可勝道哉臣雖愚短守不假器繡
衣所指異以清肅若仍踵前失或傷善人則尸
祿之責無所逃罪所以夙夜為憂思有悛革如
臣鄙見請依太和故事還置司直十人名隸廷尉
秩以五品選歷官有稱心平性正者為之御史

若出糾劾即移廷尉令知人數廷尉遣司直與御史俱發所到州郡分居別館御史檢了移付司直覆問事訖與御史俱還中尉彈聞廷尉科按一如舊式庶使獄成罪定無復稽寬為惡取敗不得稱枉若御史司直糾劾失實悉依所斷獄罪之聽以所檢迭相糾發如二使阿曲有不盡理聽罪家詣門下通訴別加按檢如此則肺石之傍怨訟可息叢棘之下受罪吞聲者矣詔從之復置司直及介朱榮之死也帝召道穆付

赦書令宣於外因謂之曰自今自後當得精選御史矣先是榮等常欲以其親黨為御史故有此詔及介朱世隆等率其部類戰於大夏門北道穆受詔督戰又焚具成大府卿李苗斷橋之計世隆等於是北遁加衛將軍假車騎將軍大都督兼尚書右僕射南道大行臺又除車騎將軍餘官如故時雖外託征蠻而帝恐北軍不利欲為南巡之計未發會介朱兆入洛道穆慮禍及已託病去官世隆以道穆忠於前朝遂害之時

年四十二太昌中贈使持節都督雍秦二州諸
軍事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雍州刺史
子士鏡襲爵為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擁入關
道穆弟謹之繼沮渠氏後立於滄州平東府主
簿年三十五贈通直郎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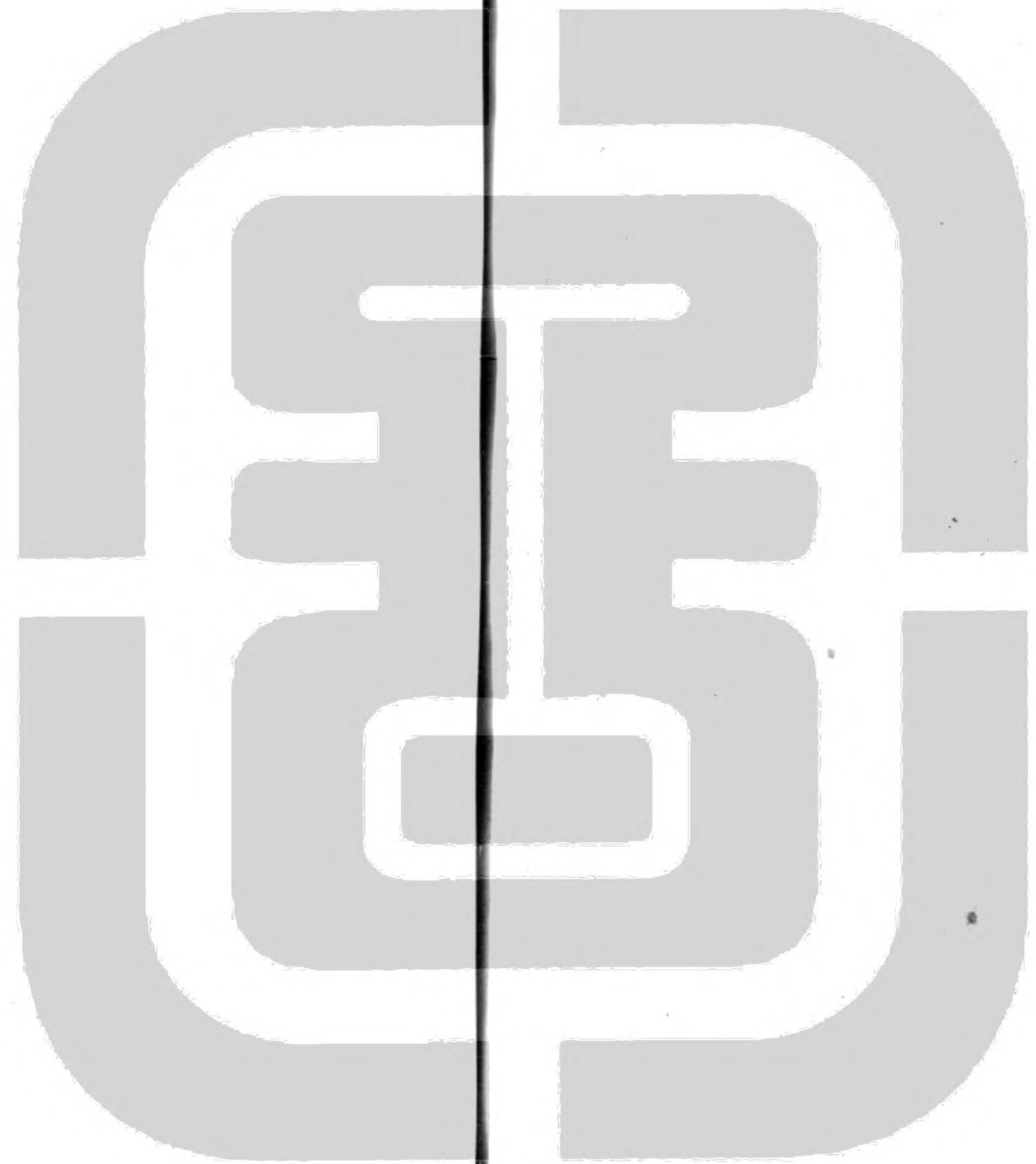
謹之弟慎之字道密好學有諸兄風年二十三
卒無子以兄謙之第二子緒繼焉

史臣曰宋翻剛鯁自立猛而斷務辛雄以克能
歷職任智效官羊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紀楊
機清斷在公高崇明濟為用謙之兄弟咸政事
之敏飾學有聞列于朝廷豈徒然也深失之晚
節至於顛覆惜乎

列傳第六十五

魏書七十七





天
作
六
一
三

三
一
一
一

書